

新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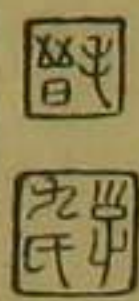
1795  
17





皇明崇禎十有五年歲在橫艾敦牂如月初吉琴川毛氏開雕

索隱曰橫艾壬也爾雅作玄默今從史記歷書



前漢書目錄

帝紀一十二卷

年表八卷

本志一十卷

列傳七十卷

帝紀

顏師古注

第一卷

高祖上

高祖下

第二卷

惠帝

第三卷

嚴古訓 毛氏

高后

第四卷

文帝

第五卷

景帝

第六卷

武帝

第七卷

昭帝

第八卷

宣帝

第九卷

二

元帝

第十卷

成帝

第十一卷

哀帝

第十二卷

平帝

年表

第一卷

異姓諸侯王表

第二卷

諸侯王表

三

第三卷

王子侯表上

王子侯表下

四

第四卷

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

第五卷

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

五

第六卷

外戚恩澤侯表

第七卷

百官公卿表上

百官公卿表下

六

第八卷

古今人表

本志

第一卷

律曆志上

律曆志下

七

第二卷

禮樂志

第三卷

刑法志

第四卷

食貨志上

食貨志下

第五卷

郊祀志上

郊祀志下

第六卷

天文志

第七卷

五行志七上

五行志七中之上

五行志七中之下

五行志七下之上

五行志七下之下

八

九

第八卷

地理志上

地理志下

十

第九卷

溝洫志

第十卷

藝文志

列傳

第一卷

十一

陳勝

項籍

第二卷

張耳

陳餘

第三卷

魏豹

田儋

韓王信

第四卷

韓信

彭越

英布

盧綰

吳芮

第五卷

荆王賈

燕王澤

吳王濞

第六卷

楚元王 德向歆

第七卷

季布

樂布

田叔

第八卷

高五王

齊悼惠王肥

趙隱王如意

趙幽王友

趙共王恢

燕靈王建

第九卷

蕭何

曹參

第十卷

張良

陳平

王陵

周勃

子亞夫

第十一卷

十二

樊噲

酈商

夏侯嬰

灌嬰

傅寬

靳歙

周緝

第十二卷

張蒼

周昌

趙堯

任敖

申屠嘉

第十三卷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婁敬

叔孫通

第十四卷

淮南王

衡山王

濟北王

第十五卷

蒯通

伍被

江充

息夫躬

第十六卷

萬石君奮

衛綰

直不疑

周仁

張歐



第十七卷

文三王

梁孝王武

代孝王參

梁懷王揖

第十八卷

賈誼

第十九卷

爰盎

鼂錯

第二十卷

張釋之

馮唐

汲黯

鄭當時

第二十一卷

賈山

鄒陽

枚乘子臯

路溫舒

第二十二卷

竇嬰

田蚡

灌夫

韓安國

第二十三卷

景十三王

河間獻王德

臨江哀王闕

臨江閔王榮

魯恭王餘

江都易王非

第十七卷

膠西于王端

趙敬肅王彭祖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廣川惠王越

膠東康王寄

清河哀王乘

常山憲王舜

第二十四卷

李廣

孫陵

蘇建

子武

第二十五卷

衛青

霍去病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張次公

趙信

趙食其

郭昌

路博德

趙破奴

第二十六卷

董仲舒

第二十七卷上下

十四

司馬相如

第二十八卷

公孫弘

卜式

兒寬

第十七卷

第二十九卷

張湯

子安世 安世子延壽

第三十卷

杜周

子延年 延年子綬 綬弟欽

第三十一卷

張騫

李廣利

第三十二卷

司馬遷

第三十三卷

武五子

戾太子

燕刺王旦

齊懷王閔

廣陵厲王胥

昌邑哀王髡

第三十四卷上

十五

嚴助

朱買臣

吾丘壽王

主父偃

徐樂

第三十四卷下

嚴安

終軍

王褒

賈捐之

第三十五卷

東方朔

第三十六卷

公孫賀

子敬聲

劉屈氂

第十七卷

車千秋

楊敞子暉

陳萬年

第三十七卷

楊王孫

朱雲

云敞

第三十八卷

霍光

第三十九卷

趙充國

第四十卷

王訢

蔡義

鄭弘

胡建

梅福

金日磾子安上

辛慶忌

傅介子

鄭吉

陳湯

第四十一卷

雋不疑

于定國

平當

第四十二卷

王吉

龔勝

鮑宣

常惠

甘延壽

段會宗

疏廣廣兄子受

薛廣德

彭宣

貢禹

龔舍

第四十三卷

前漢目錄

第十七卷

章賢 子玄成

第四十四卷

魏相

丙吉

第四十五卷

眭弘

夏侯始昌 族子勝

京房

翼奉

李尋

第四十六卷

趙廣漢

尹翁歸

韓延壽

張敞

王尊

王章

第四十七卷

蓋寬饒

諸葛豐

劉輔

鄭崇

孫寶

毋將隆

何竝

第四十八卷

十七

蕭望之 子育 咸 由

第四十九卷

馮奉世 子野王 遂 立 參

第五十卷

宣元六王

淮陽憲王欽

楚孝王躡

東平思王宇

中山哀王竟

定陶共王康

中山孝王興

第五十一卷

匡衡

張禹

孔光

馬宮

第五十二卷

王商

史丹

傅喜

第五十三卷

薛宣

朱博

第五十四卷

翟方進子宣 義

第五十五卷

谷永

杜鄴

第五十六卷

何武

王嘉

師丹

第五十七卷上下

楊雄

十六

第五十八卷

儒林

楊何

丁寬

施讎

孟喜

梁丘賀

京房

費直

高相

伏生

歐陽生

林尊

夏侯勝

周堪

張山拊

申公

王式

轅固

后蒼

韓嬰

趙子

毛公

孟卿

胡毋生

嚴彭祖

顏安樂

瑕丘江公

房鳳

第五十九卷

循吏

文翁

王成

黃霸

朱邑

龔遂

召信臣

第六十卷

酷吏

郅都

甯成

趙禹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咸宣

田廣明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第六十一卷

貨殖

白圭

烏氏羸

蜀卓氏

宛孔氏

刁間

宣曲任氏

第六十二卷

游俠

朱家 楚田仲

郭解

樓護

猗頓

巴寡婦清

程鄭

丙氏

師史

劇孟 王孟

萬章

陳遵

原涉

第六十三卷

佞幸

鄧通

韓嫣

石顯

董賢

第六十四卷上下

匈奴

第六十五卷

西南夷

朝鮮

趙談

李延年

淳于長

十九

兩粵 南閩



第十七卷

第六十六卷上下

西域

第六十七卷上下

外戚

第六十八卷

二十尾

元后

第六十九卷上中下

王莽上

王莽中

王莽下

第七十卷上下

敘傳上

敘傳下

高帝紀第一上

師古曰紀理也統理眾事而繫之於年月者也

漢書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為功最高而為沛豐邑中陽

里人也

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為郡而豐為縣師古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屬縣豐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舉其本稱以說之也此下言縣鄉邑告喻

姓劉氏

師古曰本出劉累而范氏在秦者又為劉因為姓

母媪

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媪孟康曰媪母別名音烏老反師古曰媪女

嘗息大澤之陂

師古曰蓄水曰陂蓋於澤陂隄塘之上休息而寢寐也陂音彼皮反

與神遇

師古曰遇會也

見交龍於上巳而有娠

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漢史身多作娠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漢書皆以娠為任身字

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頰額

美須髯

師古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頰權衡史記秦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師古曰今中國通呼為黥子

寬仁愛人

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

類曰髯音人占反

師古曰在頰曰須在頰曰髯音人占反

邑姜方震自為震動之字不作娠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頰權衡史記秦皇蜂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頰字豈當借準為之服音應說皆失之

師古曰在頰曰須在頰曰髯音人占反

類曰髯音人占反

師古曰在頰曰須在頰曰髯音人占反

意豁如也師古曰豁然開大之貌音呼活反常有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

應劭曰試用補吏為泗上亭長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行旅宿食之館廷中吏無所不狎

侮師古曰廷中郡府廷之中廷音定他皆類此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如淳曰武姓也俗謂老武家之母也貫賒也李登呂忱並音式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貫以為證驗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為射自是假借亦猶射陽音紂時飲醉臥武負王媪見

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也及見怪歲竟此兩

家常折券棄責師古曰以簡牘為契券既不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繇者役也文穎曰咸陽今渭北渭

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師古曰喟歎息貌大息言其歎息之大喟音丘位反單父人呂公孟康曰單音善父音甫師古曰地理

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師古曰以禮就為客後遂家沛也仇讎也音求沛中豪

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師古曰以禮物相慶曰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文穎曰主

賦斂禮進為之帥也鄭氏曰主賦斂禮錢也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費又作賸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為進費又音才忍及陳遵傳云陳遂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詔云可以償博

進未其進雖有別解然而所賂者之財疑充會食義又與此通

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師古曰令號今也大

夫客之貴者總稱耳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師古曰素故也謂舊時也易輕也音弋政也乃給為謁曰賀錢

萬應劭曰給欺也師古曰為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蓋當時自陳姓名并列賀錢數耳給音徒在反實不持一錢謁入呂

公大驚起迎之門師古曰以其錢多故特禮之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

之引入坐上坐師古曰上坐尊處也令於尊處坐上坐音才臥及次下亦同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

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師古曰詘曲攝也音丘勿反酒闌文穎曰闌言希

罷半在謂之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師古曰不欲對坐者顯言故動目而留之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

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

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師古曰息生也言已所生之女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

此女與貴人師古曰奇異也謂顯而異之而嫁於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

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師古曰卒終也呂公女即呂后也生

季惠帝魯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諡也師古曰公主惠帝之姊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呂后謂高帝曰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謀齊悼惠王

尊魯元公主為太后當時並已高祖嘗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謂之元不得為諡也章說失之

田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謂之元不得為諡也章說失之高祖嘗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謂之元不得為諡也章說失之

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師古曰舖食之舖也

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師古曰言因有

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

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

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如淳曰言并得君之貴相也或以作似師古曰如說非也

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師古曰誠實也及高祖

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呂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亭卒舊時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文穎曰高祖居貧志大取其約省與眾有異章

昭曰竹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績以為帳師古曰之往也竹皮筍皮謂筍上所解

之籜耳非竹筠也今人亦往往為筍皮中古之遺制也章說失之師古曰以字籜音託時時冠

之師古曰愛珍此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師古曰後遂號為劉氏冠者即此冠也後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

冠劉氏冠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應劭曰秦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士往作文穎曰在新豐南項氏曰故驪戎國

也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此首必寐反他皆類此到豐西澤中亭止

飲師古曰豐邑之西其亭在澤中因為名夜皆解縱所送徒師古曰縱放也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

逝矣師古曰逝往也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師古曰被加也夜

徑澤中師古曰徑小道也言從小道而行於澤中過故其下曰有大蛇當徑令一人行前師古曰行案行也音胡更反行前者還

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

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困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

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

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師古曰謂所言不實欲苦之蘇林曰欲困苦

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

辱之師古曰今書苦字或作答答擊也音丑之反 嫗因忽不見師古曰見音胡電反他皆類此 後人至高祖覺師古曰覺謂寢寐而

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師古曰厭塞也音一涉反 高祖隱於芒

碭山澤間應劭曰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蘇林曰芒音忙遠之忙碭音唐師古曰碭亦音宕所言屬沛國梁國者皆是注釋之人據見在所屬

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師古曰言隨雲氣所在而求得之 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

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應劭曰始皇欲以一至萬示不相襲始者一故稱二世 秋七月陳涉起蕪蘇林曰蕪音機縣名屬沛國 至陳

自立為楚王李奇曰秦滅楚楚人怨秦故涉因民之欲自稱楚王從民望也 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師古曰凡言畧

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師古曰曹參為掾蕭何為主吏 君為秦吏今欲背

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師古曰時苦秦虐政賦役煩多故有逃亡辟吏 可得數

百人因呂劫眾師古曰劫謂威脅之 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師古曰高祖噲音快

之眾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

城城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守音狩他皆類此 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師古曰保安也

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

沛令守諸侯竝起今屠沛師古曰屠謂破取城邑誅殺其人如屠六畜然 沛令共誅令擇可立立

之呂應諸侯即室家完師古曰完全也 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帥子

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

竝起師古曰擾亂也 令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師古曰一見破敗即當肝腦塗地 吾非敢自愛恐能薄

後秦種族其家師古曰誅及種族也 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

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眾莫肯為師古曰數音所角反他皆類此

更

高祖乃立為沛公

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

祠黃帝祭蚩尤於沛

廷

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廬山發而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

劍戟也師古曰瓚所引者同是大戴禮出用兵篇而非三朝記也其餘則如應說沛廷沛縣之廷

而釁鼓

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釁呼為釁臣瓚曰禮記及大戴禮有

皆赤

師古曰釁也音式志反旗旂之屬釁即祭事乎又古人新成鐘鼎亦必釁之豈取釁呼為義應氏之說亦未允也呼音火亞反

由所殺蛇白帝子

所殺者赤帝

子故也

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田儋與從弟榮橫起齊

服虔曰儋音負擔之擔師古曰音丁甘反

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陳涉之將周章西

入關至戲

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

秦二年十月

文穎曰十月秦正月始皇即位周火德以五勝之法勝火者水秦文公獲黑龍此水德之瑞於是更名河為德水十月為正月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

沛公攻胡陵

鄧展曰屬山陽章帝元和元年改為胡陵

方與

鄭氏曰音房

還守豐

秦泗川監

平將兵圍豐

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

二日出與戰

破之令雍齒守豐

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

走至戚

鄭氏曰音憂戚之戚如淳曰音將毒反師古曰東海之縣也讀如本字

沛公左

司馬得殺之

沛公還軍亢父

鄭氏曰亢音人相抗

至方與

趙王

武臣為其將所殺

十二月楚王陳涉為其御莊賈所殺魏人周市

略地豐沛使人謂雍齒曰

豐故梁徙也

齒今下魏

魏曰齒為侯守豐

不下且屠豐

雍齒雅不欲

屬沛公

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

沛公還之沛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

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歇為

趙王

鄭氏曰歇音遏絕之遏蘇林曰歇音毒

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楚王

文穎曰依本字以讀之不當借音

趙王

鄭氏曰歇音遏絕之遏蘇林曰歇音毒

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楚王

文穎曰依本字以讀之不當借音

曰秦嘉東陽郡人為甯縣君景駒楚族景氏駒名也晉灼曰東陽縣也臣瓚曰陳勝傳云凌人秦嘉然即嘉非東陽人嘉初起於郟號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東陽甯君及秦嘉二人是也東陽者為其所屬縣名甯君者姓甯時號為君在留師古曰留縣名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

俱見景駒請兵呂攻豐時章邯從陳別將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師古曰從謂追討也尚書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司馬卮將兵北定楚地如淳曰卮章邯司馬卮古曰卮古夷字屠相師古曰屠相縣名至

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師古曰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師古曰拔者破城邑而取之言若拔樹木并得其根本也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

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師古曰下邑縣名還擊豐不下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

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師古曰別將謂小將別在他所者六月沛公如薛師古曰如往也他皆類此與項

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應劭曰六國為秦所并楚最無罪為百姓所思故求其後立為楚懷王以祖謚為號順民望也章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師古曰破其軍而殺其身七月大霖雨師古曰雨三日以上為霖

沛公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公與項梁共救田榮大破章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韋昭曰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老子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慎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書曰紂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北者敗也鄙者陋也是知北即訓乖訓敗無勞借音韋昭之徒竝為妄矣至城陽

攻屠其城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散卒自振迅而起晉灼曰左氏云振廢滯如說是也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師古曰文說是也環音宦沛

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畧地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也由李斯子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

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謹噤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繯繫於項繯者結礙也繫繞也蓋為結紐而繞項也繯音獲繫音頤大破之殺項梁時連雨

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鄭氏曰音駒怡師古曰駒音許于反呂臣軍彭城東

沛公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公與項梁共救田榮大破章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韋昭曰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老子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慎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書曰紂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北者敗也鄙者陋也是知北即訓乖訓敗無勞借音韋昭之徒竝為妄矣至城陽攻屠其城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散卒自振迅而起晉灼曰左氏云振廢滯如說是也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師古曰文說是也環音宦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畧地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也由李斯子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謹噤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繯繫於項繯者結礙也繫繞也蓋為結紐而繞項也繯音獲繫音頤大破之殺項梁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鄭氏曰音駒怡師古曰駒音許于反呂臣軍彭城東

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咎弟豹自立為魏王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

時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律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歷廢也懷王并呂臣

項羽軍自將之呂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韋昭曰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封武安侯將

碭郡兵呂羽為魯公封長安侯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臣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今尹其餘國稱相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師古曰瓚說得之章邯已破項

梁呂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大破之歇係鉅鹿城秦將王離圍之趙數請救懷王乃呂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

增為末將北救趙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師古曰約要也謂言以入關為

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禍賊師古曰慄疾也悍勇也禍賊者好為禍害而嘗攻襄

樊也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晉灼曰憤激也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

城襄城無噍類如淳曰噍音詐笑反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子遺為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

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數進取多所攻取也師古曰楚者總言楚兵陳涉項梁皆是前陳王項梁皆敗孟康曰前陳王陳涉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此言前者陳王及項梁皆敗今須得長者往非謂涉為前陳王也安有後陳王乎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師古曰扶助也以倚仗杖亦倚任之意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

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

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孟康曰道由碭至陽城與杠里孟康曰二縣名也師古曰杠音江攻秦

軍壁破其二軍

秦三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沛公攻破東郡

尉於成武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師古曰本謂之郡尉至景帝時乃改曰都尉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

河自立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等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韋昭曰栗沛郡

遇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功臣表棘蒲剛武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武侯也魏將也孟康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將也例未有稱諡者師古曰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奪其軍四千餘人并

不當改剛武侯為剛武侯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所據矣



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故齊王建孫田安師古曰建齊襄王子

也立四十四年為秦兵所擊以兵降秦秦虜之遷建於河內遂滅齊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鹿下

虜王離走章邯師古曰章邯被破而走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

昌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屬陳留國臣贊曰陳留傳在淮丘西南酈食其為里監門

服虔曰音歷異其蘇林曰監門門卒也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公

方踞牀使兩女子洗師古曰踞友企也洗洗足也踞音據洗音先典反酈生不拜長揖曰師古曰長

極下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

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臣贊曰輕行無鐘鼓曰襲沛公曰為廣野君呂其弟商

為將將陳留兵三月攻開封未拔師古曰開封縣名屬滎陽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

馬師古曰白馬亦縣名屬東郡又戰曲遇東文穎曰地名也蘇林曰曲音齧大破之楊熊走之

滎陽師古曰西走也二世使使斬之呂御師古曰御行示也司馬法曰斬以御言使人將行偏示眾士以為戒四月南攻

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時趙別將司

馬印師古曰印音五剛反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孟康曰縣名也屬河陰南魏文帝改曰河陰

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轅轅臣贊曰險道名也在緱氏東南師古曰直渡曰絕轅音環至陽城收軍

中馬騎六月與南陽守龔戰犍東師古曰犍縣名也音犍犍音昌由反大破之略南陽郡

南陽守走保城守宛師古曰宛南陽之縣也音於元反沛公引兵過宛西師古曰未拔宛城而兵過宛城西出

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師古曰依險阻而自固以距敵今不下宛

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

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市服虔曰欲天疾明也文穎曰遲未明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音灼曰文說是也師古曰文晉二家得其大意耳此言圍城

事畢然後天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為去聲音丈二反漢書南陽守欲自剄鄭氏曰剄以刀割

諸言遲其事者義皆類此史記遲字作遜亦徐緩之意也音黎其舍人陳恢曰文穎曰主殿內小吏官名也蘇林曰藺相如為宦者令舍人韓信

頭為剄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

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呂為降必死故皆

堅守乘城師古曰乘登也謂上城而守也春秋左氏傳曰授兵登陴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

兵去宛宛必隨足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疆宛之患為足

下計莫若約降師古曰共為要約許其降也封其守因使止守師古曰封其郡守為侯即今守其郡引其甲

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

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晉灼曰功臣表戚鯁也王陵安國侯王陵也章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臣

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蘇林曰

與偕攻析酈蘇林曰酈音躡躡之躡如淳曰音持益反即古

皆降所過毋得鹵掠應劭曰鹵與虜同師古曰毋止之辭也音秦民喜遣

魏人甯昌使秦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羽曰為雍王瑕丘申陽下

河南服虔曰瑕丘縣名申陽名也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臣瓚曰項羽傳瑕丘公申陽八

月沛公攻武關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

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師古曰自與沛公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

兄子子嬰為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峽關應劭曰峽音堯峽

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

幟於山上為疑兵師古曰益多也多張旗幟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

呂利師古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餒人令其啗食秦將果欲連和沛公

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

之沛公引兵繞峽關踰蕢山鄭氏曰蕢音貴蘇林曰蕢音擊秦軍大破之

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元年冬十月如淳曰張倉傳云以高祖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

人以義取天下占見天文志沛公至霸上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秦王

子嬰素車白馬係頸呂組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

所以帶璽封皇帝璽符節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

也鞞音弗問璽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為信羣下乃避之師古曰符謂

也鞞音弗

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以為信

里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呂能寬容且人已服

降殺之不祥乃呂屬吏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師古曰舍息也於殿

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

矣師古曰苛細也音何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應劭曰秦法禁民聚語耦對也師古曰族謂誅及其族也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吾

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

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

說意並得之自外諸家皆妄解釋故不取也抵音丁禮反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應劭曰按按次第也堵音觀

凡吾所呂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呂軍

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師古曰要亦約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

諭之師古曰軍中遣人與秦吏相隨備至諸縣鄉邑而告諭也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

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

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疆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

關中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

縣師古曰今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即古所謂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夾河之岸尚有舊關餘跡焉穀城即新安毋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

呂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

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

戲下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

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欲呂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如淳曰亞次也

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人關珍物無所取婦

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

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師古曰饗謂飲食也旦日明旦也是時羽兵四十萬

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師古曰兵家之法不言實數皆增之力不敵會羽季父左

羽

尹項伯素善張良

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纏

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毋特

俱死

文穎曰特獨也無為獨與沛公俱死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

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不可

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伯約為婚姻曰吾入

關秋豪無所敢取

文穎曰豪秋乃成好舉盛而言也師古曰豪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諭小非言其盛

籍吏民封府庫待

將軍

師古曰籍謂為簿籍

所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邪願

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夜復去戒沛公曰且日不可不早

自來謝項伯還具呂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

能入乎

服虔曰巨音渠猶未應得入也師古曰服說非也巨讀曰詎詎猶豈也

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如因

善之羽許諾沛公且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

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坂口名謝曰

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師古曰戮力并力也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

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

師古曰意不自謂得然

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

與臣有隙師古曰隙謂開隙言乖離不合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

至

呂生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

師古曰動目以諭之

羽不應范增

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

師古曰莊項羽從弟

汝入呂劍舞因擊沛公殺

之不者汝屬且為所虜莊入為壽

師古曰凡言為壽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

壽畢曰軍中

無呂為樂請呂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呂身翼蔽沛公樊

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呂酒噲因譙讓羽師古曰譙讓以辭相責也譙音才笑反有

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置車官屬師古曰置留也獨騎與樊噲斬彊滕

公紀成步從間道走軍

晉灼曰紀成紀通父也服虔曰走音秦師古曰間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走謂趣向也服音是矣凡此之類音義皆同

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

師古曰安在何也他皆類此

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

師古曰督謂視責也

脫身去間至軍

師古曰脫免也不敢謁辭苟自免而去間行以至軍也脫音他活反

故使臣獻璧羽

受之又獻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師古曰撞音丈

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

無不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師古曰謂令沛公王關中羽

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呂得專主約師古曰積功曰伐春秋左氏傳曰大夫稱伐本定天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如淳曰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也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二月

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師古曰孟說是也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

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師古曰即今之梁州南鄭縣三分關中立

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章昭曰即周時犬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更名廢丘司馬欣為

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師古曰取河華之固為院塞耳非桃林也塞音先代反都櫟陽蘇林曰櫟音藥師古曰即今之櫟陽縣是其地董翳為

翟王文穎曰本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王更名為翟都高奴師古曰今在鄜州界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

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師古曰即今之朝歌縣也當陽君英布為九江

王都六師古曰六者縣名本古國阜陶之後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應劭曰柱國上卿官也若相國矣共敖其姓名也孟

康曰本南郡改為臨江國師古曰共音龔

都江陵師古曰即今之荆州江陵縣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

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都平陽徙燕

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鄭氏曰荼音茶毒之荼如淳曰音舒師古曰鄭音是也音大胡反都薊

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為常山王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

丞相蕭何諫乃止服虔曰稱丞相者錄事追言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師古曰戲謂軍之旌

麾也音許宜反亦讀曰麾先是諸侯從項羽入關者各帥其軍聽命於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之上故言罷戲下此說非也項羽見高祖於鴻門已過戲矣又入秦燒秦宮室不復在戲也

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

慕從者數萬人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也諸侯人猶諸侯國人從杜南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各因說漢王

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師古曰即今梁州之褒縣也舊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隨室諱忠改為褒內

燒絕棧道師古曰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呂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如淳曰視音示師古曰言令羽

知漢王更無東出之意也漢書多以視為示古通用字

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師古

古

曰謳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前漢一  
曰齊地之歌謳音一侯反 多道亡還者師古曰未至南鄭在道即亡歸韓信為治粟都尉亦亡

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

於是漢王齊戒設壇場師古曰齊讀曰齋築土而高曰壇除地為場拜信為大將軍問呂計策

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師古曰上王音于故反是遷也如淳曰秦法有罪遷徙之於蜀漢

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師古曰企謂舉足而竦身及其鋒而用之可呂有

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師古曰寧安也各安其處不如決策東向因陳

羽可圖師古曰圖謂謀而取之三秦易并之計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漢王大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聽信策部署諸將師古曰分部而署置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食

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孟康曰縣名屬武都出襲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

敗還走戰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好時縣名屬右扶風師古曰即今雍州好時縣又大敗走廢丘漢王遂

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地田榮聞羽徙

齊王市於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呂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

楚六月田榮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鉅野師古曰鉅野澤名因以為縣今屬鄆州眾

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反梁地越擊殺濟北王安榮

遂并三齊之地服虔曰齊與濟北膠東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

韓廣并其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為韓

王張良為韓司徒羽呂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

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中而齊梁畔之羽大怒乃呂故吳

令鄭昌為韓王距漢令蕭公角擊彭越蘇林曰蕭公官號也孟康曰蕭令也時令皆稱公師古曰孟說是也越

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蘇林曰徇音巡撫其民人也孟康曰徇略也師古曰孟說是音辭峻反遺羽書曰漢欲

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羽呂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九月漢王

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師古曰歐音烏垢反吸音翁因王陵兵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從南

陽迎太公呂后於沛羽聞之發兵距之陽夏師古曰音假借之假師古曰即今亳州陽夏縣不得

前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

文穎曰郴縣各屬桂陽如淳曰

記本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黥布殺之為錯然今據史記黥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追殺之郴又與漢書項羽英布傳相合是則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非班氏之錯郴緜二字並音丑林反陳餘亦怨羽獨不王已從田榮藉助兵

借也呂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

趙歇立餘為代王張良自韓閒行歸漢漢王呂為成信侯漢王如

陝師古曰陝今陝州鎮撫關外父老師古曰鎮安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

郡使韓太尉韓信擊韓韓王鄭昌降十一月立韓太尉信為韓王漢

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呂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

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言以萬人或以一郡降者皆封萬戶繕治河上塞晉灼曰鼂錯傳秦北攻胡故秦苑囿

池令民得田之師古曰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囿春正月羽擊田榮城陽

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城郭齊人復畔之諸

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赦罪人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

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也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

稅二歲師古曰復者除其賦役也音方目及其下並同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呂

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呂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

三老與縣令丞尉呂事相教復勿繇戍師古曰繇呂十月賜酒肉三

月漢王自臨晉渡河師古曰舊縣名其地居河之西濱東臨晉境本列國時秦所名也即今之同州朝邑縣界也魏王豹降將

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至脩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

語說之師古曰說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蘇林曰至洛陽新城三

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

成蘇林曰名者伐有罪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應劭曰為音無為之為布告天下言項羽殺義帝明其為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也

鄭氏曰為音人相為之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師古曰殺讀曰弑諸天下之賊也

為師古曰應說是也夫仁不己勇義不己力李奇曰彼有仁我不能以勇服彼有義我不能以力服文穎曰

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師古曰為義三軍之眾為之素服呂告之諸侯為

帝發喪此為行仁義不用勇力文說是也

此東伐師古曰為並音于偽反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師古曰三王夏殷周也言以德義取

天下則可比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

哭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曰袒謂脫衣之袖也音徒旱反哀臨三日師古曰衆哭曰臨音力禁反發使告諸侯曰天下

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

發喪兵皆編素師古曰編白素也音工老反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也南浮江

漢呂下願從諸侯王服虔曰漢名王為諸侯王師古曰服說非也當時漢未擊楚之

殺義帝者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為齊王羽雖

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呂故得劫五諸侯兵應劭

曰雍翟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雍時已敗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張良遺羽書云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東謂出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三月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在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也又叔孫通傳云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東伐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卽非五諸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曉前賢注釋竝失指趣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為魏相國今定梁地漢

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服虔曰大會也羽聞之令其將擊齊

而自呂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

東孟康曰故小縣在彭城南睢水上師古曰睢音睢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師古曰殺入既

多填於睢水圍漢王三市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砂石晝晦師古曰晦暗也楚

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家亦已亡

不相得漢王道逢季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

滕公下收載遂得脫鄭氏曰滕公夏侯嬰也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閒行反

遇楚軍師古曰此審食其及武帝時趙食其讀皆與酈食其同音異基而近代學者酈則為

漢紀三者竝為異基字斷可知矣太公呂后本避楚軍乃反與之相遇而見拘執羽常置軍中呂為質諸侯見漢敗皆

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呂后兄周呂侯蘇林曰以姓名侯也晉灼曰外戚表

將兵居下邑師古曰縣名也漢王往從之稍

收士卒軍碭漢王西過梁地至虞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



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  
隨何往說布果使畔楚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

者悉詣軍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瘞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各籍給公家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

索閒破之應劭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音踊師古曰屬晉灼曰音冊師古曰音求索之索垣牆如街巷也鄭氏曰甫築甬道屬河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師古曰謁請也至則絕河津反為楚師古曰斷其津濟以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

太子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

丘降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服虔曰河上即左馮翊也渭南京兆也中地右扶風也師古曰凡新置五郡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巨時祠之

興關中卒乘邊塞李奇曰乘守也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義與上乘城同關中大飢米斛萬錢師古曰一斛直

萬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秋八月漢王如滎陽謂酈食其曰緩頰

往說魏王豹張晏曰緩頰徐言引譬喻也能下之巨魏地萬戶封生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他皆類此食其

往豹不聽漢王巨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

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師古曰乳臭言

卒將誰也曰項它師古曰它字與他同並音徒何反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九月

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

萬人願曰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服虔曰井陘山名在常山今為縣師古曰陘音形斬陳餘

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

之隨何既說黥布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韋昭曰且音子闕反布戰

不勝十二月布與隨何閒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臯

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燒楚權服虔曰燒弱也師古曰音女教而其

字從木食其欲立六國後曰樹黨師古曰樹立也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曰問

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師古曰輟止也哺口中所含也飯音扶晚反哺音步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

劣無智若童豎也幾敗乃公事師古曰幾近也乃汝也公漢王自謂也幾音鉅依反令趨銷印師古曰趨讀曰促促速也他皆類此又

問陳平乃從其計與平黃金四萬斤曰閒疏楚君臣師古曰閒音居寬反次下及閒其音

亦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曰西者為漢亞父勸

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閒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

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曰閒出師古曰閒出投

閒隙私出若言閒行微行耳紀信詐為漢王而王出西門遁是私出也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

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鞞

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應劭曰雉尾為之在左騶當鑣上師古曰纛音毒又徒到及應說非也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

歲之城東觀曰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

魏豹縱公守滎陽應劭曰縱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蘇林曰音縱木之縱師古曰音于容反羽見紀信問漢王安

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縱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

城師古曰謂豹先已經畔漢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臯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

東轅生說漢王文穎曰轅姓生謂諸生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

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師古曰走亦謂趨嚮也音秦次後亦同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閒

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春秋左氏傳曰羣臣輯睦他

皆類此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

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閒師古曰葉縣名古葉公之國音式涉及宛縣葉縣之

也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

月彭越渡睢師古曰過睢水也睢音雖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

成臯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

破走彭越師古曰破之而令遁走聞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

羽謂苛為我將呂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

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也趨讀曰促若非漢王敵也羽亨周苛師古曰亨謂殺而殺之并殺

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作逃晉灼曰跳獨出意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音徒彫反

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張晏曰成臯北門北渡河宿小脩武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自

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秋

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李奇曰孛彗類也是謂妖星所曰除舊布新也師古曰孛音步內反漢王得韓信軍復大

振八月臨河南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軍小脩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

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蘇林

曰縮音曰繩縮結物之縮師古曰音烏板反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師古曰所畜軍糧芻藁之屬也積音

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

李奇曰挑音徒了反臣瓚曰挑戰撻姚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師古曰李音贊說是適音他歷反姚音乃了反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

定梁地復從將軍師古曰從就也羽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

田廣罷守兵與漢和

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亨酈生東走高密項羽

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漢果數挑成臯戰楚軍不出

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酈在鄭地汜臣瓚曰高祖攻曹

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

劉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對名為廣武城在敖倉西三室山

上就敖倉食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

鍾離昧於滎陽東師古曰昧音莫葛反其字從本末之末聞羽至盡走險阻師古曰走音奏羽亦軍

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師古曰罷讀曰疲轉運餉饋也音式向反漢王羽

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師古曰數責其

咎於成臯谷渡汜水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酈在鄭地汜釋者又云在襄城則非此也此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士卒半

師古曰昧音莫葛反其字從本末之末

師古曰罷讀曰疲轉運餉饋也音式向反

罪也音所具反 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於

蜀漢罪一也羽矯殺卿子冠軍自尊罪二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號子者子男之爵冠軍人之首也文穎

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時上將故言冠軍師古曰矯託也託懷王命而殺之也卿子冠軍文說是也羽當呂救趙還報李奇曰前受命於懷

王往救趙當還反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約入秦無暴掠羽燒秦

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也師古曰掘而發之收取其財呂私自有的掘音其勿反又彊殺

秦降王子嬰罪五也許阮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李奇曰章邯等為王罪

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畔逆罪七也出逐義

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也使人陰殺義

帝江南罪九也夫為人臣而殺其主殺其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

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呂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

餘罪人擊公師古曰言輕賤也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

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師古曰捫摸也傷胸而捫足者呂安眾也捫音門中音竹仲反漢王病創臥張

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呂安士卒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毋令楚乘勝漢王出

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皐十一月韓信與灌嬰擊破楚軍殺楚將龍

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齊相田橫自立為齊王奔彭越漢立張耳

為趙王漢王疾瘳師古曰瘳與愈同愈差也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臬故塞

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臬縣首於水上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

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

邊楚師古曰邊共為邊界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

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師古

曰操持也音千高反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算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

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北貉燕人來致臬騎助漢應劭曰北貉國也臬健也張晏曰臬勇

三韓之屬皆貉類也音莫客反漢王下令師古曰令教命也下音胡嫁反他皆類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

斂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轉送其家師古曰轉傳送也四方歸心焉師古曰以仁愛故項

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陸賈說羽請太  
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呂西  
為漢應劭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呂東為楚九月  
歸太公呂后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為平國將師古曰以其善說能平和邦國羽解而  
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有一  
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師古曰罷讀曰疲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  
取之鄭氏曰幾微也師古曰幾危也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高帝紀第一上終

西川毛鳳苞氏書

漢書一上

高帝紀第一下

漢書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反已解於上止軍與齊王信魏  
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也師古曰後改為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不會楚擊漢軍大  
破之漢王復入壁深澗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  
兵且破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其不至固宜師古曰理宜然也君王能  
與共天下可立致也師古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封之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  
自堅師古曰因信自請為假王乃立之耳故曰非君王意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呂魏豹故拜越為  
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呂北至穀城  
皆呂王彭越師古曰睢音雖從陳呂東傅海與齊王信師古曰傅讀曰附信家在楚其  
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呂許兩人師古曰捐棄也音弋全反使各自為戰則楚  
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入

楚地圍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呂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

衆屠破六縣師古曰六者縣名即上所謂九江王都六者也後屬廬江郡舉九江兵迎黥布竝行屠城父如淳曰竝行竝擊也師古曰城

父縣名父音甫隨劉賈皆會十二月圍羽垓下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汶縣聚邑名也師古曰汶音衡交反羽夜聞

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為楚人之歌猶言吳歎越吟耳若以雞鳴為歌曲之名於

埋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作楚歌豈亦雞鳴時乎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呂兵大敗

灌嬰追斬羽東城晉灼曰九江縣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

之為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

為魯公及死魯又為之堅守故曰魯公葬羽於穀城師古曰即濟北穀城漢王

為發葬哭臨而去師古曰臨音力禁反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師古曰皆羽之

族先有功於漢者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

其軍初項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不降遣盧縮

劉賈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應劭曰兄伯早亡追諡之下令曰楚地

已定義帝亡後欲存卹楚眾呂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

楚王師古曰更改也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

卒師古曰言安輯魏地保其人眾也下音胡稼反常呂少擊眾數破楚軍其呂魏故地王之號曰

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與師古曰音弋庶反今

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呂下如淳曰死罪之明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韋昭曰殊死斬刑也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

離絕而異處也於是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

故衡山王吳芮張晏曰漢元年項羽立芮為衡山王後又奪之地謂之番君是以曰故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

再拜言張晏曰秦以為人臣上書當言昧犯死罪而言漢遂遵之大王陛下應劭曰陛下者升堂之陛下者必有執兵陳

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

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呂安萬民功盛

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

儼亡上下之分師古曰言大王與臣等竝稱王是為比類相儼無尊卑之差別也地分音扶問反大王功德之著於後

世不宣師古曰言位號不殊則功德之著明者不宜於後世也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

帝者賢者有也師古曰言賢德之人乃可有帝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

皆推高寡人將何呂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

威動海內又呂辟陋之地師古曰辟讀曰僻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

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

足呂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呂幸天下晉灼曰漢儀注民臣被其德以為僥倖也師古曰倖者吉而免

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師古曰綰盧綰也與博士稷嗣

君叔孫通孟康曰稷嗣邑名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

汜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曰為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音敷劬反尊王后曰皇后

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詔曰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唯天子獨稱之故衡

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服虔曰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呂佐諸侯

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呂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其呂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臣瓚曰茂陵書象郡治臨塵去長安

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師古曰祭者尚血腥故曰血食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

中兵呂佐滅秦如淳曰閩音緝應劭曰音文飾之文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也其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如音是也虫音許尾反項羽廢

而弗立今呂為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帝乃西都洛陽夏五

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其歸

者半之師古曰各已還其本土者復六歲也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師古曰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之以避難也

名數謂戶籍也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師古曰復還也音扶目反吏呂文法教

訓辨告勿笞辱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民呂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

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

如淳曰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亡爵級者皆賜爵為大夫師古曰大夫第五爵也故大夫呂上賜爵各一級師古曰就加之也級等也

故大夫呂上賜爵各一級師古曰就加之也級等也

其七大夫曰上皆令食邑

臣瓚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

非七大夫曰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淳曰事謂役使也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

復音方

又曰七大夫公乘曰上皆高爵也

師古曰公乘第八爵諸侯子及從軍歸

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爵或人君上所尊禮

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上謂天子

久立吏前曾不為決

曰有辨說及陳請者不早為決斷

甚亡謂也

師古曰亡謂者失於事宜不可以訓

異日秦民爵公大夫曰上令丞

與充禮

應劭曰言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令丞充禮充禮者長揖不拜師古曰與日猶言往日也充者當也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不獨謂揖拜也

今吾於爵

非輕也吏獨安取此

師古曰於何得此輕爵之法也

且法曰有功勞行田宅

蘇林曰行音行酒之行猶付與也

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

如淳曰多自滿足也

而有功者顧不得

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

師古曰守郡守也尉郡尉也長吏謂縣之令長

其令諸吏善遇

高爵稱吾意

師古曰稱副也

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曰重論之

師古曰廉察也廉字本作規其音同耳

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

如淳曰蔡邕云上者尊位所在也但言上不敢言尊號耳

通侯諸將

通亦徹也通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曰後改爲列侯列者見序列也以爲尊稱漢遂因之而不改也

毋敢隱朕

如淳曰朕我也蔡邕曰古者上下共之皆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

何高起王陵對曰

張晏曰詔使高官者起故陵先對孟康曰姓高名起臣瓚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郡吉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尉盧縮及張良陳平之屬時皆在陵上陵不得先對也

陛下嫚而侮人

師古曰嫚易也讀與慢同

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曰與之與天下

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

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曰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

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師古曰填與鎮同鎮安也餽亦饋字

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

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師古曰傑言桀然獨出也

此吾所曰取天

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曰爲我禽也羣臣說服

師古曰悅

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



為亂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師古曰大者謂其長率即不來

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

卒二千人呂王禮葬焉成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

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曰問張良良因勸上是

日車駕西都長安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是日即其拜婁

敬為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今婁敬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秋

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

呂為燕王荆王臣信等十人如淳曰荆亦楚也賈逵曰秦莊襄王名楚故改諱荆遂

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利幾反上自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

利幾為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蘇林曰都以而

利幾恐反師古曰晉說是也左傳又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功最多請立呂為燕王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張晏曰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自築人告楚王

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韋昭曰在南

既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師古曰新立言新即帝身居

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呂其故犯法韋昭曰言未習知法令而犯之者有司因以

也言以未習法令之故不知避罪遂致犯刑帝原其本情故加憐之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田肯賀上

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師古曰治謂都之也秦形勝之國也張晏曰

之勝便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鄭氏曰縣音懸師古曰此本古之縣字耳後人轉用持戟

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縣隔絕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

縣隔千里也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百二得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地執便利

其曰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

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

五

五

五

下之勢易也建音寒蘇林曰鈺讀曰鈴師古曰如蘇音說皆是建音居偃反

夫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師古曰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南

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

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卽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

北有勃

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應劭曰齊得十

之二耳故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爲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與天下縣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也晉灼曰按文攷義蘇說是也師古曰蘇晉之釋得其意也秦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所以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

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爲淮陰

侯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爲通侯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剖音普口反詔曰齊

古之建國也今爲郡縣其復呂爲諸侯師古曰爲國以封諸侯王將軍劉賈數有大

功及擇寬惠脩絮者王齊荆地春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呂故

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文穎曰東陽今下邳也鄆郡今丹楊也吳郡本會稽也韋昭曰鄆郡今故鄆縣也後郡徙丹楊轉以爲縣故謂之故鄆也師古曰鄆音章呂碭郡薛郡郟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

交爲楚王文穎曰薛郡今魯國是也鄆郡今東海郡也師古曰鄆音談壬子呂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

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呂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

三縣立子肥爲齊王呂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都晉

陽上巳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

道上如淳曰復音複上見諸將往往耦語呂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

共取天下今已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

軍吏計功呂天下爲不足用徧封師古曰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而恐呂過失及誅故

相聚謀反耳上曰爲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師古曰言有舊嫌者也計羣臣

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呂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

相急定功行封師古曰趣讀曰促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患矣

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

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

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李奇曰為恭也如今卒持帚也師古曰彗者所以掃也音似歲反迎門卻行

師古曰卻退而行也音丘略反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曰我亂天下法

於是上心善家令言師古曰晉太子庶子劉寶云善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敬已賜黃金五百斤夏

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

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竝起萬民

苦殃朕親被堅執銳師古曰被堅謂甲冑也執銳謂利兵也被音皮義反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

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

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

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師古曰縣名也鞮音丁奚反斬其將信亡走

匈奴與其將曼丘臣王黃師古曰姓曼丘名臣也曼丘母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曼音萬共立故趙後趙

利為王師古曰故趙六國時趙也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

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師古曰十人之中二三墮指遂至平城為匈

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與其奪已

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鄭氏以計鄙陋故祕不傳師古曰應氏之說出桓譚新論蓋譚以意測之事當然耳非記傳所說也使

樊噲留定代地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是月匈奴攻代代王

喜奔國自歸雒陽赦為合陽侯辛卯立子如意為代王春令郎中

有罪耐呂上請之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其髮故曰耐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耐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而謂頰旁毛也彡毛髮貌也音所廉反又先廉反而功臣侯表宣曲侯通形為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師古曰勿事不役使也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

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

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

數歲成敗未可知師古曰匈匈喧擾之意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

故可因呂就宮室師古曰就成也且夫天子呂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呂重

威且亡令後世有呂加也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自櫟陽徙都長安置宗正

宮呂序九族夏四月行如雒陽師古曰如往也

八年冬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孟康曰真定也師古曰垣音轄還過趙趙相貫高等

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

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櫜服虔曰櫜音衛應劭曰小

棺也今謂之櫜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如淳曰棺音貫謂棺斂之服也臣瓚曰初以櫜致其

葬十二月行自東垣至師古曰至京師春三月行如雒陽令吏卒從軍至平

城及守城邑者如淳曰平城左右諸城能堅守也皆復終身勿事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爵非公乘呂

上毋得冠劉氏冠文穎曰即竹皮冠也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芻操兵乘

騎馬師古曰賈八坐販賣者也綺文縐也即今之細綾也絺細葛也紵織紵為布及疏也芻織毛若今駝及氍毹之類也操持也兵凡兵器也乘駕車也騎單騎也賈音古絺音丑知反

紵音竹劉音居例反操音千高反秋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九月行自雒陽至淮

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

卮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為太上皇壽師古曰進酒而獻壽也已解於上曰

始大人常曰臣亡賴應劭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許慎云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獪為亡賴師古曰晉說是也猶音工外反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服虔曰力勤力也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師古曰就成也與亦如也

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

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師古曰利謂便好也屈音九勿反十二月行如雒陽

貫高等謀逆發覺逮捕高等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并捕趙

王敖下獄詔敢有隨王罪三族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師古曰如說是也郎中田叔

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為王家奴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反從王就獄王實不知

其謀春正月廢趙王敖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王趙國丙

寅前有罪殊死已下皆赦之二月行自雒陽至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右為尊言材用無能過之者故云不出其右也他皆

類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來朝夏五

月太上皇后崩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又項羽歸太公呂后不見歸媼也又上五年追尊母媼為昭靈夫人高后時乃追尊為昭靈后耳漢儀注高

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北後於小黃作慶廟以此二者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李奇曰高祖後母也晉灼曰五年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言追尊則明其已亡史記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櫟陽宮明此長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月也又漢儀注先媼已葬陳留小黃師

古曰如晉一說皆得之無此太上皇后也諸家之說更有異端適為煩穢不足采也秋七月

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赦櫟

陽囚死罪已下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界故特赦之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

都九月代相國陳豨反鄧展曰東海人名豨曰豨師古曰豨音許豈反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

師古曰為音于偽反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為列侯已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

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赦之師古曰去謂棄上離之而來也

自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亡能為矣

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師古曰守者郡守尉者郡尉也上

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

令將者白見四人師古曰白於天子而召見也上嫚罵曰師古曰嫚者溲汗也豎子能為將乎四

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已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

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已羽

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插羽檄

音胡歷反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已慰趙子弟皆曰善

又求樂毅有後乎師古曰樂毅戰國時燕將也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問豨

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乃多已金購豨將師古曰購設賞也

豨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餘軍

曲逆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也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師古曰即今博州聊城縣漢將軍郭

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師古曰道由太原也至馬邑

馬邑不下攻殘之師古曰殘謂多所殺戮也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卒罵

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春正

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師古曰

日代之上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

之遠數有胡寇難已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師古曰少割以益之不盡取也

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

子恒賢知溫良請立已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

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師古曰意甚欲省賦斂也今獻未有程師古曰程法式也吏或

多賦已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師古曰諸侯王賦其國中以為獻物又多於郡故百姓疾苦之令諸侯

王通侯常已十月朝獻及郡各已其口數率師古曰率計也人歲六十三錢

已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師古曰伯讀曰霸

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師古曰特獨也患在人

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師古曰奚何也今吾已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

已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

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臣瓚曰周昌已為趙相御史大夫是趙堯耳相國

鄼侯下諸侯王臣瓚曰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鄼音贊師古曰瓚說也而或云何封沛郡鄼縣音才何反非也案地理志南陽鄼縣云侯國沛鄼縣不云侯國也

又南陽鄼者本是春秋時陰國所謂遷陰于下陰者也今為襄州陰城縣有鄼城城西見有蕭何廟彼土又有筑水筑水之陽古曰筑陽縣與鄼側近連接據何本傳何薨之後子祿無嗣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文罷同更封延為鄼侯是知何封鄼國兼得筑陽此明驗也但鄼字別有鄼音是以沛之鄼縣史記漢書皆作鄼字明其音同也班固泗水亭碑以蕭何相國所封與何同韻於義無爽然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且地理志云王莽改沛鄼曰贊治然則沛鄼亦有贊音鄼鄼相亂無所取信也說者又引江統徂淮賦以為證此乃統之疏謬不可考覈亦猶潘岳西征以陝之曲沃為成師所居耳斯例甚多不可具載  
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晉灼曰中執法中丞也其有意稱

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文穎曰竹賢者郡守身自往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

蘇林曰行狀年紀也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師古曰癯疲病也音隆三月梁王彭越謀

反夷三族師古曰夷平也謂盡誅除之詔曰擇可已為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

何等請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

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雒陽至今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應劭曰太上皇

思上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充實之師古曰徙豐人所居即今之新豐古城是其處復音方目反五月詔曰粵人之俗

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如淳曰中縣之民中國縣民也秦始皇略取疆梁地以為桂林象郡南海

郡故曰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李奇曰欲以介其間使不相攻擊也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

長治之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師古曰它古佗字也書本亦或作他並音徒何反它者南海尉之名也姓趙長治謂為之長治而治理之也甚有文理中

縣人呂故不耗減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反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

它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師古曰即就也其所居而立之它稽首稱臣六月令

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

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上見公薛公言布形執上

善之封薛公千戶詔王相國擇可立為淮南王者羣臣請立子長

為王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應劭曰材

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光武時省章昭曰中尉即執金吾也為皇太子

衛軍霸上布果如薛公言東擊殺荆王劉賈劫其兵度淮擊楚楚

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已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已

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缶孟康曰音僧保邑名屬沛國蘄縣蘇林曰缶音

音丈瑞反蘇音是也此字本作番而轉寫者誤為缶字布走令別將追之上還過沛

畱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應劭曰助行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

人教之歌酒酣師古曰酣洽也音胡甘反上擊筑鄧展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

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

方令兒皆和習之師古曰和音胡臥反上乃起舞忼慨傷懷師古曰忼音口朗反概音口代反泣數

行下師古曰泣目中淚也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師古曰游子行客也悲謂顧念也吾雖都關中

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樂沛且朕自沛公呂誅暴逆遂有天下其

呂沛為朕湯沐邑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

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

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獻牛酒也師古曰之往也皆往邑西競有所獻故縣中空無人上畱止張飲三日

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師古曰極至也至念之不忘也吾特呂其為雍齒故反我

為魏沛父兄固請之迺并復豐比沛漢別將擊布軍洮水南北蘇

皆大破之追斬布番陽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城韋昭曰代郡縣

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朕

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守言師古曰臣者長沙王之名吳芮之子也今書本或臣下有芮字者流俗妄加也

沛侯濞重厚服虔曰濞音滂濞師古曰音普懿反請立為吳王已拜上召謂濞曰汝狀有

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應劭曰高祖有聰略反相徑可知至於東南有亂克期五十占者所知也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然天下同姓

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呂大牢

祠孔子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師古曰陳勝也魏安釐王師古曰昭王之字也釐讀曰僖漢書

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師古曰亡忌即

信陵君也

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

盧綰使人之豨所陰謀師古曰之往也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綰師古曰辟音必亦反食其音異

綰稱疾食其言綰反有端春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綰詔曰

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呂為亡有故使人



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呂  
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師古曰先與綰居今能去之來歸漢者赦其罪加爵亦一級

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請立子建為燕王詔曰  
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呂為南海王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吳芮為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降遙虛奪以封芮耳後佗降漢十一年更立佗為南越王自此王三郡芮唯得長沙桂林零陵耳今復封織為南海王復遙奪佗一郡織未得王之三月詔曰吾

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  
天下同安輯之師古曰輯與集同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

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  
師古曰謂非列侯而特賜食邑者

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高祖答項羽曰吾翁即若翁也揚雄方言云周晉秦隴謂父曰翁而臣瓚王楙或云公者比於上爵或云主者婦人尊稱皆失之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吏二千

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吾於

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首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  
共伐誅之師古曰擅專也音上戰反他音類此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上擊布時為流矢

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  
可治於是上嫚罵之曰吾呂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劔也下韓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劔劔字後人所加耳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韋昭曰泰山盧人時醫也臣瓚曰史記云齊勃海人也魏無桓侯師古曰瓚說是也扁音步典反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后

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  
王陵可然少戇師古曰戇愚也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陳平可曰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

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  
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師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後汝亦終矣不復知之盧綰與數千人居

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師古曰冀得上疾愈自入謝以為己身之幸也夏四月甲辰帝崩于

長樂宮臣瓚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盧綰聞之遂亡入匈奴呂后與審食其

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師古曰編戶者言列次名籍也編音鞭北面為臣心常鞅鞅師古曰族謂族誅之是亦此也呂故不

發喪人或聞呂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師古曰族謂族誅之是亦此也呂故不

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

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呂攻關中師古曰鄉

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躋足待也文穎曰躋猶翹也如淳曰躋音如今作樂躋行之躋

丙寅葬長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三巳下蘇林曰下音下書之下鄭氏曰巳下棺也師古曰蘇音鄭說是也下音胡亞反

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

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

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

定章程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

與功臣剖符作誓如淳曰謂功臣表誓使河丹書鐵契金匱石室如淳曰金匱猶金滕也師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荀悅曰唐者帝堯有天下號陶發聲也

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應劭曰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欲也孔范氏其後也

在周為唐杜氏師古曰唐杜二國名也殷末豕韋徙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

晉主夏盟為范氏師古曰言晉為霸主諸夏魯文公世

奔秦師古曰文公六年晉襄公卒士會與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欲以為嗣七年以後歸于

師古曰晉司空士蔦之孫士會師古曰孫士會也在夏為御龍氏師古曰即在商為豕韋氏師古曰豕韋國名在

師古曰晉司空士蔦之孫士會師古曰孫士會也在夏為御龍氏師古曰即在商為豕韋氏師古曰豕韋國名在

師古曰晉司空士蔦之孫士會師古曰孫士會也在夏為御龍氏師古曰即在商為豕韋氏師古曰豕韋國名在

師古曰晉司空士蔦之孫士會師古曰孫士會也在夏為御龍氏師古曰即在商為豕韋氏師古曰豕韋國名在

師古曰晉司空士蔦之孫士會師古曰孫士會也在夏為御龍氏師古曰即在商為豕韋氏師古曰豕韋國名在

師古曰晉司空士蔦之孫士會師古曰孫士會也在夏為御龍氏師古曰即在商為豕韋氏師古曰豕韋國名在

師古曰晉司空士蔦之孫士會師古曰孫士會也在夏為御龍氏師古曰即在商為豕韋氏師古曰豕韋國名在

師古曰晉司空士蔦之孫士會師古曰孫士會也在夏為御龍氏師古曰即在商為豕韋氏師古曰豕韋國名在

師古曰晉司空士蔦之孫士會師古曰孫士會也在夏為御龍氏師古曰即在商為豕韋氏師古曰豕韋國名在

師古曰晉司空士蔦之孫士會師古曰孫士會也在夏為御龍氏師古曰即在商為豕韋氏師古曰豕韋國名在

師古曰晉司空士蔦之孫士會師古曰孫士會也在夏為御龍氏師古曰即在商為豕韋氏師古曰豕韋國名在

晉其處者為劉氏師古曰文十三年晉人使魏壽餘偽以魏畔誘士會而納之秦人歸其帑其別族畱在秦者既無官邑而乃復劉累之姓也劉向

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文穎曰六國時秦伐魏劉氏隨軍為魏所獲故得復居魏也師古曰春秋之後周室卑微諸侯疆盛交相攻伐

秦滅魏遷大梁師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棄安邑東徙大梁更號曰梁非始皇滅六國之時都于豐故周市說

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曰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

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晉灼曰涉猶入也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

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

荆之巫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也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

荆故有荆巫也世祠天地綴之曰祀豈不信哉師古曰綴言不絕也由是推之漢

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

統矣孟康曰十一月天統物萌色赤故云得天統也臣瓚曰漢承堯緒為火德秦承周後以火代木得天之統序故曰得天統漢初因秦正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不用十一月為正也

師古曰瓚說得之

高帝紀第一下

賈山也

漢書一

惠帝紀第二

漢書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惠皇帝荀悅曰諱盈之字日滿應劭曰禮諡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諡自惠帝日下皆稱孝也臣下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

此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王二年立為

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

太后賜民爵一級師古曰帝初即位為恩惠也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

外郎滿六歲二級蘇林曰外郎散郎也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

二歲賜錢萬張晏曰不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歲作郎三歲也不滿二歲謂不滿六歲之二歲作郎四歲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作郎未經一歲二歲耳宦官

尚食比郎中應劭曰宦官關寺也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又有尚符璽郎也漢儀注省中有五尚而內官婦人

有諸尚也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應劭曰執楯執戟親近陛衛也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士縛韓信是也騶騎也師古曰

騶本殿之馭者後又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師古曰武

皆舊侍從天子之人也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日上萬五百

舍人日上太子之官屬

石二百石。石下至佐史五千。如淳曰：律有斗食佐史，韋昭曰：若今曹史書佐也。師古曰：自五百石石下至於佐史，皆賜五千。今又言二百石者，審備其等也。視作斤上者，將軍四十金。服虔曰：斤，上壙上也。如淳曰：斤，開也。開土地為家壙，故曰開斤言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二千石

二十金。六百石石上，六金五百石石下，至佐史二金。減田租復十

五稅一。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如淳曰：秦作阿房，爵之宮收太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五而稅一。師古曰：鄧說是也。復音房目反。爵

五大夫吏六百石石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

繫。文穎曰：言皇帝者，別仕諸王國也。張晏曰：時諸侯治民，新承六國之後，咸慕鄉邑，或貪逸豫，樂仕諸侯，今特為京師作優裕法也。如淳曰：知名，謂宦人、教、帝、書、學、有可表異者也。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陞牢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宦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皇帝，特為所知，故亦優之。所曰云及耳，非謂凡在京師異於諸王國亦不必在於宦人教書學也。左宦之律起自武帝，此時未有禮記曰：宦學事師，謂凡仕宦非闕寺也。盜械者，凡罪著械皆得稱焉，不必逃亡也。據山海經：貳負之臣相柳之尸，皆云盜械，其義是也。古者頌與容同。五大夫第九爵也。上造石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

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應劭曰：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內外公孫，謂王、侯、內耳聞之也。今石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血屬，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旦起行治城春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

年七十石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孟康曰：不加肉刑，髡也。師古曰：若預及之言也。謂七十皆完之也。髡音他計反。又曰：吏所石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

祿所石為民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今吏六百石石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

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

有所與。師古曰：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居業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財也。無有所與，與讀曰豫。令郡諸侯王立高

廟。師古曰：諸郡及諸侯王國皆立廟也。今書本郡下或有國字者，流俗不曉妄加之。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石免死罪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石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

為太后

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蓋齊王憂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為齊太后呂母禮事之用悅媚呂太后耳若魯元呂子為魯王自立敖子偃為王呂母為太后故也是則偃因母為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乃為太后也春

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

師古曰家人言無人之家

乙亥夕而不見隴西

地震夏旱郃陽侯仲薨

師古曰高帝之兄吳王濞父也

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

師古曰蕭何也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鄭氏曰城一面故速罷

呂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單于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

海王

應劭曰搖越王句踐之苗裔也帥百越之兵助高祖故封東海在吳郡東南濱海云師古曰即今泉州是其地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

隸二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廢災南越王趙佗稱臣奉貢

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

師古曰張敖之女也史記及漢書無名字皇甫謐作帝王世紀皆為惠帝張后及孝文薄后呂下別

制名焉至於薄父之徒亦立名字何從而得之乎雖欲示博聞不知陷於穿鑿

師古曰弟者言

能引順道事其兄也弟音徒計反復音方目反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

書律

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

長樂宮鴻臺災宜陽雨血秋七月乙亥未央

宮凌室災

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也幽詩七月之篇曰納于凌陰

丙子織室災

師古曰主織作繒帛之處

五年冬十月靄桃李華棗實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

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夏大旱秋八月己丑相國參薨

師古曰參也

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一級

師古曰家長受也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賣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

十不嫁五算

應劭曰國語越王句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令使五算罪謫之也孟康曰

或云復之也師古曰應說是

夏六月舞陽侯噲薨

師古曰噲也

起長安西市修教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

師古曰車常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戎車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

主也材官解在高紀

太尉灌嬰將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丁卯日有

蝕之既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

臣贊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壽二十四

九月辛

丑葬安陵

臣贊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陵十里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

師古曰聞篤厚也

叔孫通之諫則懼然蘇林曰諫復道乘衣冠道也師古曰懼讀曰瞿瞿然失守貌音居具反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蘇林曰對修高帝制度蕭何法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師古曰謂殺趙王戮戚夫人因呂憂疾不聽政而崩悲夫

惠帝紀第二終

漢書

漢書

高后紀第三

漢書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皇后呂氏

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諡故稱高也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姁音許于反

生惠帝佐高

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二人

師古曰父謂臨泗侯呂公也兄謂周呂侯澤建城侯釋之

惠帝即位

尊呂后為太后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呂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

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

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為王

蘇林曰台音胞胎

封諸呂六人為列侯語在外

戚傳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臯妖言令

師古曰罪之重者戮

及三族過誤之語曰為妖言今謂重酷皆除之議未決而崩今除之二月賜民爵一級初置孝

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

夏五月丙申趙王

宮叢臺災

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

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

如淳曰今常山也因

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呂孝惠子侯晉灼曰漢注名長韋昭曰今陳留郡

不疑為恒山王

如淳曰今常山也因避文帝諱改曰常

弘為襄城

侯朝為軹侯

師古曰軹音只

武為壺關侯秋桃李華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

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飭讀與勅同其字從力

諸有功者皆受分

地為列侯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

師古曰休美也音虛蚪反他皆類此

朕思念至

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呂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呂定

朝位

師古曰呂功之高下為先後之次

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

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

師古曰陳平

謹與絳侯臣勃

師古曰酈商

穎陰侯臣嬰

師古曰灌嬰

安國侯臣陵等議

師古曰王陵

列侯幸得賜餐錢

奉邑

應劭曰餐與澆同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文穎曰澆邑中更名算錢如今長吏食奉自復是為澆錢澆小食也師古曰餐澆同一字耳音于安反澆所謂

陛下加惠呂功次定朝

位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

臣請臧高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

曰縣有夷蠻曰道師古曰羌道屬隴西郡

武都道山崩

師古曰武都道屬武都郡

夏六月丙戌晦日有蝕之秋

七月恒山王不疑薨行八銖錢

應劭曰日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呂其大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

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三年夏江水溢流民四千餘家

師古曰水所漂沒也

秋星書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

如淳曰列女傳屬宣姜后脫簪

地上有驩心呂使百姓百姓欣然呂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

今皇帝疾久不已廼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屬

天下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其議代之羣臣皆曰皇太后為天下計所呂安宗廟

社稷甚深頓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恒山王弘為皇帝

晉灼曰史記惠帝元年子不疑為常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

山王子山為襄城侯二年常山王薨即不疑也呂弟襄城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義更名弘漢書一之書弘呂為正也師古曰即元年所立弘為襄城侯者晉說是也

章昭曰生呂武為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言武帝亦猶

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 秋八月淮陽王彊薨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應劭曰長陵高祖陵尊之故增其令秩也六

月城長陵張晏曰起縣邑故築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黃圖云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為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皆在中是即就陵為城非止謂邑居也匈奴

奴寇狄道攻阿陽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天水之縣也今流俗書本或作河陽者非也行五分錢應劭曰所謂英錢者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春正月丁丑趙王友幽

死于邸巳丑晦日有蝕之既呂梁王呂產為相國趙王祿為上將

軍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夏五月辛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

妃也武哀侯張晏曰高帝兄伯也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如淳曰皆追諡號諡不稱其議

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

夫人曰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侵盜長

沙遣隆慮侯竈將兵擊之應劭曰竈姓周高祖功臣也隆慮今林慮也後避殤帝諱故改之師古曰慮音盧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孟康曰宦官也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呂閹人為之諸官加中

者多闕人也諸中宦者令丞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愚者與之關內

之邑食其租稅宣紀曰德武食邑是也師古曰諸中官凡閹人給事於中者皆是也宦者令丞宦者署之令丞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秋

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

下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上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師古曰顯讀與專同

自知背高皇帝約師古曰非劉氏而王非有功而侯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

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呂祿女為婦知其謀迺使人告

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呂誅諸呂齊王

遂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

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

師古曰變謂發動也太尉勃與丞相平謀呂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

商令寄給說祿師古曰給誑也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呂為宜今太



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師古曰迺為上將將兵畱此為大臣

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呂兵屬太尉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請梁王亦歸相

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

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呂為不便計

猶豫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麇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日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日

隴西俗謂犬子為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師古曰未有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

呂頹張晏曰頹音須師古曰呂后妹頹怒曰汝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師古曰言見誅滅無處所也處

陽侯窟行御史大夫事師古曰窟曹參子也音竹出反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

從齊來因數產師古曰數責之也音數具反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

呂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向欲誅諸呂亦猶六國為從呂敞秦故言合從也從音子容反平陽

侯窟聞其語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

通尚符節張晏曰紀通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紀通紀成之子呂成死事故封侯師古曰晉說是也迺令持

節矯內勃北軍師古曰矯詐也詐呂天子之命也勃復令酈寄典客劉揭說祿應劭曰典客今大鴻臚也

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而呂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

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師古曰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者偏脫其一耳袒音徒早反軍皆左

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

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

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師古曰徘徊猶傍徨不進之意也徘徊音裴平陽侯馳語太

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鄧展曰誦言公言也迺謂朱虛侯章曰急入

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也見產廷中

日舖時遂擊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鬪者逐產殺之郎中府

吏舍廁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

紀通

四

師古曰慰問之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迺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

更始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為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

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殺呂祿答殺呂頴分部

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大臣相與陰謀呂為少帝

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語在周勃高五

王傳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故惠帝

拱已師古曰垂拱而治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闈師古曰制宮中小門音他曷反而天下晏然刑

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高后紀第二

漢書三

漢書三

文帝紀第四

漢書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文皇帝荀悅曰諱恒之字曰常應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如淳曰姬音怡眾妾之總稱漢官儀

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夫人臣贊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並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眾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故左氏傳

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姜亦大國女也後因總謂眾妾為姬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列后妃諸官無姬職也如云眾妾總稱則近之不當音怡宜依字

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十七年

秋高后崩張晏曰代王之十七年也諸呂謀為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

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語在高后紀高五王傳大臣遂使

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

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之欲反特畏高帝呂太后

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服虔曰喋音蹀履之蹀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為喋血師古曰喋音大頰反本字當作蹀蹀謂履

耳涉之呂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呂觀其變中尉宋昌進

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竝起人人自呂為得之者  
呂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師古曰卒終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  
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天下服其疆二矣  
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師古曰約省也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呂  
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呂一節入北軍  
一呼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他皆類此士皆袒左為劉氏畔諸呂卒呂滅之此乃天授  
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師古曰為音于偽反其黨寧能專一  
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  
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  
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  
之兆得大橫應劭曰龜曰兆筮曰卦卜以荆灼龜文正橫也占曰大橫庚余為天王夏啟呂光  
服虔曰庚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古謂其繇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嬪賢至夏啟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啟也師古曰繇音丈救反本作繇繇書也謂讀

詞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  
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等具言所卜迎立王  
者師古曰說所以迎代王之意也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  
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為名義耳  
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張晏曰傳車六乘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  
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丞相呂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  
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師古曰問言中間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眾顯論也他皆類此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  
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各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  
音丁禮反閏月己酉入代邸羣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  
大將軍臣武服虔曰柴武御史大夫臣蒼文穎曰張蒼宗正臣郢文穎曰劉郢朱虛侯臣  
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蘇林曰劉揭也師古曰揭音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

皆非孝惠皇帝子師古曰不詳其有爵位故總謂之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

伯妻羹頤侯母丘嫂也晉灼曰若蕭何夫人封為鄼侯也頃王后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喜為代王後廢為郃陽侯子

以子濞為王追諡為頃王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頹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鄼侯又宗室侯表此時無陰安侯知其為頃王后也案漢祠令陰安侯高帝嫂也師古曰諸諡為傾者漢書例作頃

字讀皆曰傾琅邪王文穎曰劉澤也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

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師古曰不佞不材也不足

呂稱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下皆同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也寡人弗敢當羣臣

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

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曰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

忽師古曰忽怠忘也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

室將相王列侯呂為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呂

次侍師古曰各依職位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淨殿中以

虞非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法駕者侍中駟乘奉車即御屬車三十六乘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

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師古曰行謂案行也音下更反

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

師古曰間者猶言中間之時也他皆倣此謀為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

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蘇林曰男

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子謂賜爵者之妻也率百戶共得牛若干頭酒若干石無定數也酺五日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義同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

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遣將軍灌嬰將兵

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謀已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

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

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其益封太尉

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  
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  
千斤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呂氏所  
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今除此律師古曰帑讀與奴同假借  
也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師古曰蚤古以也所曰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  
德上帝神明未敢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慝志應劭曰慝音篋慝滿也師古曰慝快也今縱不  
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晉灼曰嬗古禪字而曰豫建太子  
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謂增益也音直用反他皆類此謂天下何其安之師古曰安猶徐也言  
有司曰豫建太子所曰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  
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閱猶更歷也明於國家之體吳王  
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曰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  
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曰陪朕之不能終

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師古曰必將傳位於子人其曰  
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曰憂天下也朕甚不取師古曰不取猶言不  
用此為善也 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師古曰治安言治理而立嗣必  
有天下者莫長焉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也用此道也師古曰所以能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  
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  
始受國者亦皆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  
高帝設之曰撫海內師古曰設置立也謂立此法也今釋宜建師古曰釋捨也宜建謂適嗣而更選於諸  
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師古曰不當更議子啟最長文穎曰景帝名敦厚慈  
仁請建曰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師古曰雖  
非已生正嫡但為後者即得賜爵 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三月有司請立皇后皇太  
后曰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  
曰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沾於死亡服虔曰沾音反沾之沾孟康曰沾音

屋檐之檐如淳曰貼近邊欲墮師古曰而莫之省憂師古曰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

之意師古曰服孟二音並通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贍其義

呂振貸之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贍其義

不煖非肉不飽師古曰煖溫也音乃短反師古曰存省視也又無

布帛酒肉之賜將何呂佐天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

者或呂陳粟師古曰稟給也鬻淖糜也給米使為糜鬻也陳久舊也小豈稱養老之

意哉具為令師古曰使其備為條制有司請令縣道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用

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疋絮

三斤師古曰絮絲也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若者豫及

之詞致者送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師古曰不滿九十尚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蘇林曰取

刑者及有罪耐已上不用此令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以上為耐耐能任其罪

十九十之人雖合加賜其中有被楚元王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

日崩大水潰出師古曰旁決曰潰上湧曰出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下諸侯四

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師古曰自代來時有功者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

疑皆止朕師古曰狐之為獸其性多疑每渡冰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

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師古曰尊高也高其官秩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

至九卿師古曰張武等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

戶吏二千石已上從高帝穎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

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

為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為靖郭侯如淳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靜師

今此云靖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為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駟侯駟鈞以齊王舅侯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

地呂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

遠師古曰所食之邑去長安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

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十一月

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曰養治之人主

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曰戒不治師古曰治音直吏反乃十一月晦日有

食之適見于天師古曰適讀曰適責也音張華反見音胡電反災孰大焉師古曰災莫大於此朕獲保宗廟曰

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

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曰累三光之明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瑞反

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師古曰令謂此詔書及知見之所不及句

曰啟告朕師古曰句音蓋句亦乞也啟開也言以過失開告朕躬是則於朕為恩惠也商書說命曰啟乃心沃朕心及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者曰匡朕之不逮師古曰匡正也逮及也因各敕曰職任務省

繇費曰便民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繇讀曰徭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

又飭兵厚衛師古曰飭整也讀與勅同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師古曰遺雷也財與纒同

纒少也太僕見在之馬今當減雷纒足充事而已 餘皆曰給傳置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他皆類此春正月丁

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也韋昭曰藉借也借民力

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藉謂蹈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斯則藉非假借明矣 朕親率耕曰給宗廟粢盛師古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粢音咨民謫作縣官及貸

種食未入人未備者皆赦之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為糧食也貸音吐戴反種音之勇反三月有司請

立皇子為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

為趙王遂弟辟彊師古曰辟彊言辟禦彊梁者亦猶辟兵辟非耳辟音必亦反彊音其良反一說辟讀曰關彊讀曰疆關疆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

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彊為河間王章為城陽王興居

為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五月詔曰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

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所曰通治道而來諫者

可美四

也今法有誹謗詬言之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妖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誣與妖同是使眾

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呂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民或祝詛上呂相約而後相謾師古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誰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又音莫連反吏

呂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呂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師古曰抵觸也

朕甚不取自今呂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

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反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呂生也

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師古曰衣食之絕故有天喪故不遂其生朕憂其然故今

茲親率羣臣農呂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師古曰免不收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之詔曰前

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遂率列侯之國遂

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太尉潁陰侯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

丞相夏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師古曰殺之於其家五

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即白羊所居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

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上自甘泉之高

奴師古曰之往也高奴上郡之縣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

酒師古曰里別率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畱游太原十餘日濟北

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

相兵呂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臣贊曰漢帝年紀為陳武此云柴武為有二姓將四將軍十萬眾

擊之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

北王背德反上誑誤吏民師古曰誑亦誤也音卦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

定及呂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師古曰復音扶目反與王興居去來者亦

赦之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



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師古曰復

音方目反與讀曰豫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為

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作顧成廟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應

劭曰文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為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弗徇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因即為名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應劭曰聽民放鑄也更造四銖錢應劭曰文帝以五分

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死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死也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

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

宮東闕罌災

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罌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罌獨災也師古曰罌謂連闕曲閣也以罌復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罌罌然一日屏也罌音浮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有長星出于東方文穎曰彗彗長三星

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彗也彗星光芒長參如掃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彗星多為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為兵革

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

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侍郎酌為昭少一侍郎譴呵之時此郎下沐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說是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梁王揖薨匈

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二

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

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檠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檠或用繒帛檠者刻木為合符也傳音張戀反檠音啓詔曰道民之

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師古曰辟讀曰闢關開也歲一

不登民有飢色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則眾庶飢餒是無蓄積故也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

也師古曰從事從農事也五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師古曰樹謂藝殖也而功未興是吏奉吾

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師古曰省視也將何呂

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

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

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師古曰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舉之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

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

吏二百石呂上率百石者三匹師古曰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

呂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負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負廣教化也令各率其意

呂道民焉師古曰道讀曰導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呂供粢盛皇后親桑

呂奉祭服其具禮儀師古曰令立耕桑之禮制也夏除祕祝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語在

郊祀志五月除肉刑法語在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

大焉今塵身從事晉灼曰塵古勤字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呂異也

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餘田之租稅賜天下

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印師古曰功臣表云餅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印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印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即印之玄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不云是印後何從而知之乎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

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

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師古曰申謂約束之賜吏卒自欲征匈

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文穎曰要却也哀痛祝誓之言於是呂東陽侯張

相如為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匈奴走

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呂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

呂不敏不明師古曰敏材識捷疾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師古曰媿古愧字其廣增諸

祀壇場珪幣師古曰築土為壇除地為場幣祭神之帛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

右賢左戚先民後已師古曰以賢為上然後及親也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同音僖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

呂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預是重吾不德

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師古曰成紀隴西縣上乃下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

色新垣平設五廟文穎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曰新垣平趙人也師古曰五廟即下渭陽五帝之廟也語在郊祀志夏四

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已

歲時致禮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

策之傅納呂言師古曰傅讀曰敷敷陳其言而納用之語在鼂錯傳師古曰錯音干故反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矣五月

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皆為王秋九月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張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為吉祥故改元以求延年之祚也冬十月新垣平詐覺謀反師古曰以詐事發覺自恐

被誅因夷三族春二月孝惠皇后張氏薨張晏曰后黨於呂氏廢處北宮故不曰崩詔曰間者數

年比不登師古曰比猶頻也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

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師古曰與讀曰歎音弋於反下皆類此乃天道有不

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呂致此將百官之

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

而計民未加益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徒各反呂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

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呂害農者蕃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蕃亦多也

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

音扶元反為酒醪呂靡穀者多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音來高反靡音糜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

之有可已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夏行幸雍棧陽宮

蘇林曰棧音城張晏曰秦昭王所作也晉灼曰黃圖在扶風

六月代王參薨匈奴

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

師古曰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外不安其生

師古曰圻亦畿字王畿千里不處者不獲安居

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

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入不能諭其內志已重

吾不德

師古曰論曉告也重音直用反

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已自寧今朕夙

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

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徹於道

韋昭曰使車往還故徹如結也

已諭朕志於

單于

師古曰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單音蟬

今單于反古之道

師古曰借亦俱反還也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

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

師古曰偕亦俱也之往也趣也結兄弟之義已全天下

元元之民

師古曰元元善意也和親已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蝕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為庶人行

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二萬騎入雲中已中大夫令免為車

騎將軍屯飛狐

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徐衛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屬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

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鴈門陰館師古曰句音章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

服虔曰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微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贊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

孟康曰說是在也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也

已備胡夏四月大旱蝗

師古曰蝗即蝻也食苗為災今俗呼為簸蝻蝗音胡光反蝗音鍾令

諸侯無入貢施山澤

師古曰施解也解而不禁與眾庶同其利減諸服御損郎吏負發倉庾

應劭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曰水漕倉曰庚胡公曰  
在邑曰倉在野曰庚  
呂振民民得賣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臣贊曰帝年二十三即位即  
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也遺詔曰朕聞

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師古曰始  
死者曰萌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

然奚可甚哀師古曰  
奚何也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已破業重服已

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已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師古  
曰臨哭也音力禁反下云  
服臨當臨者音並同也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

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已重吾不德師古曰重  
音直用反謂天下何朕獲保

宗廟已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師古曰眇眇  
猶言細末也二十有餘年矣賴

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臣贊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  
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四方之內耳靡有兵革師古  
曰靡  
無也朕既不敏常畏過行已蓋先帝之遺德師古曰過行行有過失也  
蓋謂忝辱也行音下更反惟年

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已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

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如淳曰得卒天年已善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  
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之說非也與讀曰歎音弋於反帝自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

出臨三日皆釋服師古曰令謂  
此詔文也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

喪事服臨者皆無踐伏儼曰踐剪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跳也晉灼  
曰漢語作跳跳徒跳也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姪帶無過

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  
不施輕車介士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無發民哭臨宮殿

中殿中當臨者皆已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

得擅哭臨已下師古曰為下棺也  
音義與高紀同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

釋服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纖者禫  
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  
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尚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  
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  
未之  
思也它不在令中者皆已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  
者皆以類比而行事布告天下

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  
川流不遏絕就其水名以為陵號

歸夫人已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  
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令中尉亞夫為車騎

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  
軍以備非常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  
曰主

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  
軍以備非常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  
曰主

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  
軍以備非常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  
曰主

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  
軍以備非常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  
曰主

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  
軍以備非常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  
曰主

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  
軍以備非常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  
曰主

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  
軍以備非常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  
曰主

穿墳竄瘞事也師古曰穿墳出土下棺也巳而竄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

萬五千人臧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即張武也賜諸侯王已下至孝悌

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巳葬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霸陵在長安東南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

不便輒弛已利民師古曰弛廢弛音式爾反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

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已臺為

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已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

器不得已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

貴佗兄弟已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

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已几杖羣臣爰

盜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張武等受賂金錢覺

更加賞賜已媿其心專務已德化民是已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

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烏呼仁哉

更加賞賜已媿其心專務已德化民是已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  
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烏呼仁哉

文帝紀第四終

漢書

漢書

景帝紀第五

漢書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景皇帝

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應劭曰禮諡法布義行剛曰景

文帝太子也母曰竇皇后後七年六

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

曰皇太后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

者所曰明功也高廟耐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各曰耐耐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曰發德也舞

者所曰明功也

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

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

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耐音直救反

孝惠廟耐奏文始五行之舞

孝惠廟耐奏文始五行之舞

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

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

關梁不異遠方

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

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

獨曰遂羣生

師古曰遂成也達也

減耆欲不受獻

師古曰耆讀曰嗜

罪人不帑

蘇林曰刑不及妻子師古曰帑讀與孥同

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師古曰敏材智速疾也勝識盡知之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

師古曰上世謂古昔之帝王也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師古曰侔等也音牟靡不獲福明象乎日

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

師古曰昭明也呂明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然后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

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

師古曰申屠嘉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呂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

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

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

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

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謂郡國之廟也請宣布天

下制曰可春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

痛之郡國或磽陁無所農桑穀畜師古曰磽謂磽瘠瘠薄也陁謂褊隘也穀謂食養之畜謂收放也磽音苦交反陁音狹穀古繫

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曰薦一曰草稠曰薦深曰莽其議民欲

徙寬大地者聽之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遣御史大夫青翟

至代下與匈奴和親文穎曰姓嚴諱青翟臣瓚曰此陶青也莊青翟乃自武帝時人此紀誤師古曰後人傳習不曉妄增翟字耳非本作紀之誤五

月令田半租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

貴賣論輕師古曰帝以為當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遺飲食即坐免官爵於法太重而受所監臨財物及賤買貴賣者論決太輕故令更議改之廷尉與

丞相更議著令蘇林曰著音著憤之著師古曰蘇音非也著音著竹筋反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師古曰丞

相申屠嘉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師古曰行謂按察也音下更反其與

飲食計償費勿論師古曰計其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也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

為盜沒入臧縣官師古曰宅物謂非飲食者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

物奪爵為士伍免之李奇曰有爵者奪之使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

五



者言從士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師古曰畀卒之伍也受之臧與捕告者也畀音必寐反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舊法二十更為異制也傅讀曰附解在高紀春二月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闕為臨江王師古曰闕音一曷反餘

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夏四月壬午

太皇太后崩服虔曰文帝母薄太后也六月丞相嘉薨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列侯

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晉灼曰紀通子也功臣表襄平侯紀通以父功侯秋與匈奴和親

子恢說不孝謀反欲已殺嘉大逆無道晉灼曰恢說言嘉知反情而實不知也師古曰此解非也恢說有私

其赦嘉為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如淳曰律大逆不道

論恢說及妻子如法春正月淮陽王宮正殿

災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師古曰辟音壁又音闕其義兩通菑

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亞夫師古曰周亞夫大將

軍竇嬰將兵擊之斬御史大夫晁錯晉書曰錯音錯置之錯師古曰晁古朝字二月

壬子晦日有蝕之諸將破七國斬首十餘萬級追斬吳王濞於丹

徒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

皆自殺夏六月詔曰迺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脅誣誤吏民吏

民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言不得止而從之非本心也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

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藝等與濞等為逆師古曰藝音藝朕不忍加法除其

籍毋令汙宗室立平陸侯劉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孟康曰禮元王子也立皇子端

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賜民爵一級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夏四月己巳立

皇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七月

臨江王闕薨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春正月廢皇太子榮為臨江王

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

太子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孫

子為列侯師古曰封苛之孫及昌之子也苛昌皆嘗為御史大夫而從昆弟也故總言之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諡誅策應劭曰

曰皇帝延諸侯王賓王諸侯皆屬大鴻臚故其薨奏其行迹賜與諡及哀策誅文也臣瓚曰景帝此年已置大鴻臚而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更以大行為大鴻臚與此錯師古曰誅者述累德行

之文音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諡誅策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晉灼

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諡官故以此各之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改曰大鴻臚大行令者本各行人即典客之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令故

事之尊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也據此紀文則景帝已改典客為大鴻臚改行人為大行矣而百官公卿表乃云景帝中六年更各典客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各大行令為大鴻臚更名行人為大行令當是表誤王薨遣光祿大夫弔襚祠贈應劭曰衣服曰襚祠飲食也車馬曰視

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大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其薨葬

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師古曰輓謂引車也畢事畢葬事也輓音晚甸

奴入燕改磔曰棄市應劭曰先此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謂之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也

勿復磔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徵詣中尉自殺磔音竹客反

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秋七月

更郡守為太守郡尉為都尉師古曰更謂改其號九月封故楚趙傅相內史前

死事者四人子文穎曰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惲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皆為列侯甲戌

晦日有蝕之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師古曰所以抑損其權春正月皇太后崩文穎曰景帝母竇太后以帝崩後六年迺立五十二年武帝建元六年崩今此言皇太后崩誤耳

孟康曰此太后崩史記無也臣瓚曰王林云景帝薄后以此年死疑是也當言廢后而言太后誤

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廢后死不書又不言崩殯解為謬夏旱禁酤酒師古曰酤謂賣酒也音工護反秋九月蝗有星孛于

西北戊戌晦日有蝕之立皇子乘為清河王

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為德陽御史大夫縮奏

禁馬高五尺九寸弓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服虔曰縮衛縮也馬十歲齒下平夏蝗秋赦

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蘇林曰宮刑其創腐臭故曰腐也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執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師古曰

如說是傷音輔十月戊午日有蝕之

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八月已

酉未央宮東闕災更名諸侯丞相為相師古曰亦所以抑黜之令異於漢朝九月詔曰法

令度量所已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

法令已貨賂為市朋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已苛為察已刻為明令亡罪

者失職朕甚憐之師古曰職常也失其常理也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亡謂也

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師古曰厭服也音一瞻反讞平議也音魚列反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時十二月改諸官名定鑄錢偽黃金棄

市律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先時多作偽金偽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誑耀窮則起為盜賊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時多作偽金故其語曰金可作世可度費損甚多而終不成民亦稍知其意犯者希因此定律也師古曰應說是春二月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夏四月梁王薨分梁為

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為王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

服宜稱師古曰稱其官也音尺孕反吏六百石已上皆長吏也張晏曰長大也六百石位大夫亡度者或

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轎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為之藩

屏翳塵泥也二千石雙朱其次乃備其左輓以簞為之或用華如淳曰轎音反小車兩屏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轎車之蔽也左氏傳云以藩載樂盈即是有郭蔽之車也言車耳反出非矣轎音甫元反輓音方遠反

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轎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

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應劭曰京兆尹左馮

是吏多軍功車服尚輕故為設禁又惟酷吏奉憲失中廼詔有司

減笞法定箠令語在刑法志師古曰箠音止紫反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

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也應說失之

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

減笞法定箠令語在刑法志師古曰箠音止紫反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

上郡取苑馬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  
馬處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故謂牧  
為苑 吏卒戰死者二千人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  
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師古曰假

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 欲令治獄者務先寬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

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如淳曰雖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數 夏大酺五日民得酤

酒五月地震秋七月乙巳晦日有蝕之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晉灼曰文紀遺列侯之國今 春匈奴入鴈門太守

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師古曰 春呂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

入之師古曰食讀曰飢 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

害女紅者也應劭曰纂今五采屬綵是也組者今絞紛條是也臣贊曰許慎云纂赤組也師

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

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呂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

受獻減太官省繇賦師古曰省音所 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呂備災

害師古曰畜 彊毋攘弱眾毋暴寡師古曰攘取 老者呂壽終幼孤得遂長

遂成也師古曰 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張晏曰以詐為人

吏呂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李奇曰牟

也李奇曰牟 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李斐曰奸法因

亂者丞相呂聞請其罪師古曰耗不明也讀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

月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

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呂上乃得

宦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算廼得為吏十

廉士算不必眾有市籍不得宦無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

類此

前漢五

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師古曰長利長獲其利秋大旱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

曰為幣用不識其終始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間歲或不登意為未者眾農

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師古曰樹植也吏發民若

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韋昭曰發民用其民取庸用其資以顧庸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皇太子冠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甲子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三十二即位即位

十六年壽四十八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二駟師古曰八匹也吏二千石黃金二斤吏民

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二月癸酉葬陽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十日

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曰直道而行也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此今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

馭以政化淳壹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信哉周秦之敝因密文峻而姦軌不勝師古曰不可勝漢興掃

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曰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

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師古曰黎眾也醇不澆雜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景帝紀第五

終

魏川宅鳳尊  
氏書印

漢書五

漢書卷五

